

两淮监法志稿

兩淮鹽法志稿卷一百五十七

雜紀門

藝文

議說

國朝

姚瑩上陶制府

澍

籌濬儀河議

儀徵縣運鹽河向有內外二道外運河自由關出江至
貓兒頸達捆鹽洲內運河自江都之三汊河東北受淮
水由石人頭入境經朴樹灣梁家灣五帶子溝又北受
本境山水過新城遶東門至天池商垣越攔潮閘南運

外運河匯此爲屯船入運之河道而民間百貨亦賴此
二河運載上下數十里民田藉資灌漑通商利民至便
亦最要也數十年來二河皆有更易內河自三汊河之
挑壩廢淮水直入瓜洲入儀之分流小弱新城以下日
形淺澀天池久已淤墊惟賴江潮自舊港南口漾入新
城接濟故屯船至此改由臥虎閘南轉出舊港以達捆
鹽洲商鹽垣捆改爲洲捆蓋由於此外河由沙漫洲外
突漲盛灘江溜南趨內添沙埂一道土名迴龍洲壅塞
江流大船不能停泊改於老河影受載子鹽艚船亦改
由泗源溝駁運出江此內外二河運道更易之原委也

河道屢易而愈淺非但鹽艘不便而民間百貨阻運圩
田引灌無資尤其苦之嘉慶十六年二十年士民屢呈
請大濬二河挑截盛灘且有民人張益安等赴都察院
呈控先經前廳於盛灘上穿挑引河旋即淤墊議者以
爲苟簡當更大濬前憲三次委員勘估皆以爲當興大
工濬治俾江淮合流以刷淤通運道光二年奏借江甯
江蘇安徽三藩庫及運庫銀三十萬兩內河自石人頭
至響水閘分工十五段委文武三十一員承挑外河自
沙漫洲盛灘至貓兒頸工分十二段委文武十三員承
挑是年十一月興工次年三月工竣土方銀用至三十

七萬兩然不數年復形淤淺今內河惟春夏水盛時屯船尙可由新城出臥虎閘到洲一屆秋冬水落梁家灣以西卽淺阻不通屯船皆由瓜洲轉江入貓兒頸口至洲解捆外河亦惟春夏水漲沙漫洲內水可通舟下注運河屯駁船出入尙便及秋冬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以上節節斷流來源已竭獨賴泗源一溝引受江水橫流有限下段河道亦多淺澀而貓兒頸口門江潮出入停淤屯船至此不能徑達鹽洲不得已移捆場於安莊商費旣多而隆冬嚴寒夫工往來跋涉六十餘里苦不勝言闐闐之間百貨絕迹矣職上年秋閒到任目

擊情形逆計十月以後不惟屯船不能到洲且江水小落異常貓兒頸口門外必更淤淺恐屯船不能入口則移捆安莊亦復無用稟蒙憲臺准將該處口門及河中淺處酌量開撈迨後江水果小而屯船得以徑到鹽洲幸無誤捆然此不過爲屯船到洲之計未及全河大局也及十月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頭以上斷流竊以運河下段之水無源僅恃泗源一溝進水甚形淺弱雖有貓兒頸江潮進至究係客水不能存住且源弱則下流無力潮汐更易停淤意欲疏通上流當經督同署批驗大使張梓林帶同弓丈簞繩親往探量自洲頭起

至沙漫洲口止長約八百餘丈工費頗多其口門外盛灘阻塞似當挑截以引江流而訪問土人稽查案卷則前此挑辦不過數年旋復淤漲大工不能屢興設法當期久遠是以未敢遽聞今年春夏雨澤稀少江流愈小沙漫洲遲至六月後方能通舟現探水勢不過三四五尺不等一經霜降水落更易涸枯不但民閭貨船不通且下段運河無源之水本不足恃更恐潮汐停淤並去年所撈之貓兒頸口門復將淺阻若非未雨綢繆所關非細風聞士民亦多懷慮議論紛紛有求大挑內外兩河者有求挑截盛灘者有欲挑復天池舊制及三汊河

挑壩者有欲於沙漫洲下北新洲江邊別開新河者斟酌輿情考鑑前車竊見淮水分流到儀力弱僅可取其濟運斷難望刷江潮洲捆久已相安天池通塞無關利害所有請復三汊河挑壩及重濬天池之說應毋庸議內河工程但需將梁家灣以下淤淺地段擇要興挑卽可濟用然由瓜洲入貓兒頸猶有轉江之船則目下情形尙可稍緩惟外河運道若再梗塞則束手堪虞是此時不得不暫置內河先治外河最急之工矣急工莫如捆鹽洲以上暢引江流以大其源益寬泗源溝以充其腹加撈貓兒頸以通其委誠使上流通暢則江源順下

不惟濟運並可刷淤特沙漫洲口有盛灘梗其外迴龍洲梗其內毋論工費浩大勢難舉行且甫濬旋淤金錢可惜或者別開新河之說尙有可探查別開新河之說從前卽有民人呈請者其時方議興大工故置未用今大工已興而盛灘如故似未便再蹈前轍特開引河必需相度江勢土性之宜如果上迎江溜近達鹽洲而經費不甚繁鉅民閒無所窒礙自當俯順輿情容與儀徵縣令延訪紳耆詳加履勘通盤籌畫請示遵循所有儀河亟要不得不先事籌備情形謹先繪具通河大局全圖以聞

姚瑩上陶制府

謝

淮北溢課融銷南引議

竊瑩前擬丁酉綱淮南引鹽提出二十萬引援從前淮
北融南成案融銷淮北溢額票鹽以票稅經費劃補淮
南報部正雜錢糧其不敷雜項於淮南贖引內加帶足
數並請淮北票鹽自丁酉綱起每引加帶雜二三錢開
摺面呈蒙諭恐有窒礙未許瑩再三籌度本年淮南商
納丙申綱奏銷課銀均已力盡計在岸在途及未請未
運各綱殘鹽不下兩綱有餘非兩三年不能完竣再加
丁酉全綱引額更鉅恐來年奏銷尙不止於本年之棘
手且丙申綱許尉二商退懸之引已費盡籌畫始得完

公丁酉綱許尉二商引數旣無商認而現運諸商自顧不暇其勢亦難再行加派卽食岸中如甯國一府引額九萬有奇來年七折行鹽尙形積滯安慶亦多懸引雖提融二十萬引未足濟事然較之辦運全綱究覺寬舒卽以融運引內稅銀抵退懸引之課其中亦爲有益必使商力稍紓楚鹽暢銷乃可再行加派上年淮北乙未奏銷案內溢請票鹽二十二萬餘引已奉奏明留爲下綱造報本年應辦丙申鹽前據海州分司言非發四十萬引照票不敷給販司中已照數印給合淮北上年溢請之鹽七十餘萬除代銷淮南二十萬引尙存五十餘

萬以之造報票鹽正額與應行帶殘及撥補江運不足
外仍多十餘萬引留爲下綱淮北之用名雖融北實於
溢請票稅內劃補並非又需加引行鹽似不致有窒礙
如不請融撥而本年票鹽仍須請運四十餘萬引不能
減少至年底奏銷共存溢請四十餘萬引萬一部中以
淮北歷年俱有溢請令溢請票稅儘數報撥來年另行
照額請辦豈不益增課額況淮北加帶己庚殘鹽丁酉
綱即可帶竣此後只慮引少販多本年如蒙奏准融銷
淮南二十萬引將來或多或少或停皆可因時酌量合
再稟陳祈飭童運判商定以便敘詳請奏

姚瑩上陸制府

建瀛

變鹽法議

嘉慶道光閒兩淮鹽法之敝極矣淮北無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轉盛獨淮南未及變法僅奏請數端減輕課本以恤商而已當時雖云恤商而病根未去淮南鹽法仍未有瘳也病根奈何一曰出鹽之場竈一曰銷鹽之岸店二病不除鹽未見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嘗問瑩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瑩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有票販有水販票販納課赴場領鹽運至西壩而止爲時數月行內河數百里耳水販則

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散售於
州縣食鹽之戶謂之水販官惟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
販票販惟售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地近而易從此
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
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領鹽且冒
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
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淮鹽也三
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驅使食蜀粵之私耳
淮南鹽旣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

國家何賴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窮於淮南

矣昔者瑩嘗再護運司庫儲實銀常三百六十餘萬歲
解京外諸餉未嘗告缺今司庫存銀纔十餘萬京外諸
餉積欠又數百萬官與商皆爛額焦頭相顧束手矣淮
南額引一百四十餘萬儀徵改捆歲常七八十萬猶以
爲少今頻年儀捆僅三十萬捆工數萬人餓者大半環
監掣號呼乞活而無以應之殷商運鹽能行二三萬引
以上者不過十餘家新綱每開幾於無商可派積引如
山復多懸而無著運司計窮惟以率由舊章四字藉口
藏拙大府籌議補救又沮格不行商人困極無如何矣
十一月十九夜楚北停鹽忽被天災焚去四百餘艘逃

存不過三分之一淮商課本一炬而去四百餘萬眾商聞之魂魄俱喪同聲一哭相與僉呈告退通計淮商資本不及千萬今一炬失其大半欲責其運行千餘萬金之鹽以輸

國課恐加以嚴法而不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更甚於道光八九年閒矣尙能無變法乎變法奈何曰法半做者猶可補救圖全今做十之八九如病者僅存一息耳非大瀉大補之不可大瀉大補者減緝私之費以收場竈之鹽撤楚西岸店以免匣費之弊而已夫緝私之途不一自鄰私外以江船夾帶之私場竈透賣之私爲大江

船透賣七八出於場竈其病由垣商相時謀利不能多收竈戶之鹽竈戶不能枵腹以死也勢不能不私售於梟販例禁雖嚴而無所用若清查場竈實數每竈出鹽若干分爲四季垣商收不盡者官爲收買俾竈戶得以生養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鹽以備商運官收之鹽以應官辦口岸較之用銀買自垣商者貲本不更省乎官辦鹽本旣省何致復有欠課第收鹽之費不貲司庫不能復籌此款則莫如減緝私之費以收鹽計無善於此者蓋緝私一項歲常費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不過委員稍分梟販之利益其私橐耳無益於公久矣今大